

略论现代汉语书面语体

叶景烈

现代汉语书面语体溯源于中古时期的白话语录体。这里说的白话语录体是广义的一种,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比较纯粹,含有方言成分。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白话语录体,以敦煌变文和禅宗语录为代表。这种语录体出现在晚唐五代,即九世纪。^①敦煌变文是当时民间说唱的实录,禅宗语录是当时禅宗法师讲佛的实录,基本上反映了九世纪汉语口语的面貌。白话语录体是当时口头语体的一种书面形式,而当时的书面语体仍然是文言文,而且在白话语录体中也能见到受文言影响的一些痕迹。例如:量词“个”早已通用,但在白话语录体中还经常发现“一人、一物、一童、一门、一善女、一僧人、一行者、一商客、一贱人、一神人”之类数词直接跟名词组合的例子。既然是口语的实录,白话语录体中就可能保留当时的一些方言。例如:保存不少禅宗语录的《祖堂集》记载的禅师大多活跃于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浙江一带,记录的口语可能带有南方方言的色彩。^②

从晚唐五代到宋元明清,汉族在书面上使用的,一种是文言文,一种是白话文。文言文作为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体,依然是占统治地位。宋以后的白话文是从白话语录体发展而来的。较为典型的是宋元话本小说和明清白话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的言语受文言文的影响越来越小,口语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当然,也有些文人用文白夹杂的文字写小说,甚至仍用文言写小说。不过,用白话写小说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明清白话小说大多用北方的白话——北方方言写成,诸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尽管有的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有的以下江官话为主体,有的还夹杂一些吴方言成分;象《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这样的小说,用吴方言来写,毕竟比较少的。可见,明清白话小说都是离不开方言的。也可以这样说,白话小说,作为口语语体的书面形式,都是跟这种那种方言相联系的。

在中国历史上,西安、开封、洛阳,尤其是北京,长期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它们都在北方,这就为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形成汉民族共同语创造了极为良好的社会条件。官吏和客商往来于京都和全国各地,使北方方言广为传播。白话小说是当时最受大众欢迎的一种文学样式。那些基本上用北方方言写的小说不光在北方地区流行,也能为非北方地区的大众所接受,因此广为刊印,影响极大。《海上花列传》“唯吴中人读之颇合情景,他省人则不尽解也”。^③这种小说当然流传不广,影响甚微。二者一对比,北方方言在书面上的地位显然高于南方方言。然而,白话小说还只是通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在正式的场合,特别是官场,书面上通行的依然是用文言文写的东西。

五四运动举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上写:“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不止是小说,诗歌、剧本、论文、杂文等等体裁,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话文。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

① 参见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序》(1984)和《近代汉语读本·序》(1983)。

② 参见刘坚《近代汉语读本》(1985)第70页。

③ 引自蒋瑞藻《谈瀛室随笔》,《中国小说史料》(1982)第235页。

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报刊上使用白话文,而且在文件上也使用白话文。即使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党的地下刊物也同样用白话文做宣传工作。许多左翼作家团结了许多文化人,大家都用白话文写作,影响更大。白话文开始取代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

这时的白话文继承了明清白话小说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传统,吸收了其他方言中某些有用成分,也吸收了文言文中某些有用成分,进一步加以规范化。这种规范化了的白话文,已经剔除了口语中的不稳定的因素,排斥了北方方言中的土语和其他方言中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成分,形成了一种与现代汉语口头语体相对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体。这种语体不但在书面上广泛运用,有时也在某些知识分子口头上运用。

现代汉语书面语体形成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书面语体源于口语,是从口语中分化出来的。第二,书面语体不等于书面形式。当用文字客观地记录口头语体时,仅是口头语体的书面形式而已;同样,书面语体也有其口头形式。第三,长期用文字记录言语,久而久之,造成言文分歧,使书面语体相对独立,得以形成。第四,现代汉语书面语体是伴随着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而形成的。

二

一般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著作只讲口头语体的特点,讲到书面语体时往往分述政论语体、科学语体、公文语体和文艺语体的特点,不讲或少讲书面语体的总的特点。事实上,政论、科学等四种语体不能代表书面语体,讲了这四种语体的特点,也不能反映书面语体的特点。

那么,现代汉语书面语体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是规整性。

现代汉语书面语体,作为民族共同语的一种言语变体,比较稳定,比较规范;不像现代汉语口头语体往往带有个人因素和地方色彩,因人而异,灵活多变,不够规范。书面语体对语境没有很大的依赖性,句子比较完整,而且句子的内部结构整齐划一,规则比较单纯。而口头语体对语境的依赖性大,省略句多,倒装句多,句式变化多。诸如“我是昨天进的城”、“一趟天津五块八”、“别把孩子的升学被他耽误了”之类的句子,“的”用在动宾之间,“一趟”修饰名词,“把”和“被”掺杂在一起,在书面语体中都不容许存在。

运用书面语体,不是面对面地直接进行交际,不受特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因此,作者有时间考虑交际的效果。为了能给交际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使用排比、对偶等整齐的句式,使用条理清晰、前后照应、语气一贯的语段和段落,使交际内容具有一贯性和整体性。

第二是精确性。

表意精确是书面语体的长处。作者在运用书面语体时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选择各种同义手段。许多著名的作家往往再三推敲同义词语、斟酌同义句式,使作品的言语精益求精,甚至在再版时也不放过进一步润色的机会。能够充分地表情达意的语言大师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表意精确,书面语体中的句子容许带有多层次的修饰语。例如:

祥子看见了人和厂那盏极明而怪孤单的灯。(老舍《骆驼祥子》)

用多层次的修饰语加以形容和限制,使全句表达得更周密、更严谨,这绝不是口头语体的表达方式。

第三是视觉性。

如果说,规整性、精确性作为书面语体的特点具有一定有普遍意义,那末,视觉性的特点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体所特有的。应该知道,书面语体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受到文字符号的影响,方块汉字的表意性决定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体具有视觉性这个特点。

同音词,由于它的语音形式相同,在口头语体中容易引起误解。像“越剧”与“粤剧”、“邮票”与“油票”、“期中”与“期终”等同音词,在书面语体中文字形式相异,眼睛一看就能区别开来,便不会影

响意思的表达。方块汉字的表意性决定现代汉语书面语体的视觉性,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使用文言成分,使用临时组成的两字语、四字语,是视觉性的表现之一。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而《红楼梦》正是一部经过辛苦提炼,把白话文(或者说民间口头语言)提高到美学的、诗意的境界上来的作品。它骋其笔势,一片神行,不为律缚;……读着这部作品,如饮清泉,如品佳酿,只觉得它鲜活、清畅、醇厚,常常好象有一种甘美的回味。(蒋和森《红楼梦论稿》)

文言文中的许多单音词在现代汉语中都双音化了,这是为了适应口头语体交际的需要。在书面语体中,用单音的文言词组成两字语、四字语,并不罕见。上例的“骋、其、律、缚、饮、品”都是文言词,如果利用听觉,文化程度稍低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即便文化程度稍高的人,听了“骋其笔势”、“不为律缚”这八个音节,也不能明白。然而,看到了这一个个的方块汉字,其意便清晰了。

运用摹形、析字、镶嵌、图示等修辞手段,也是视觉性的一种表现,除了“十字路口、方人也施、堂而皇之”已经成为习惯的说法以外,临时运用摹形、析字、镶嵌等修辞手段,对书面语体说来,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可以用视觉进行细致的辨析。至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在地图上用图形示意的一段描写,图形只能用视觉辨认,无法读出音来,这种图示的修辞手段当然只能出现在书面语体中了。

第四是简练性。

跟视觉性有联系的是简练性。书面语体便于阅读,不需要过多的重复,反正读者读一遍不理解,回过头来可以重读。书面语体也便于提炼,要求作者用尽可能少的言辞来表达思想,甚至要求做到言简意赅。

运用文言词语,包括成语典故,是使语句简练的有效手段。这一点无须多言。多用并列词语使言语简练,也是书面语体常用的一种手段。例如: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里,主语是由八个词组成的并列结构,动词的宾语是由两个短语组成的并列结构。如果不用并列结构,这一句话可以分成十六个分句。现在这样说,起了一以当十的作用。这种简练的句法结构在书面语体中是越来越多了。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用名词性非主谓句来代替主谓句也能体现简练性的特点。过去,在韵文作品中较多;现在,在一般散文作品中也多起来了。例如:

英国。格里姆斯比市政厅音乐厅。异常辉煌的群灯,异常辉煌的群灯下的群心。这灯和心的分外辉煌是由特别的时刻所致——为时五天由十七个国家八十七名歌唱家角逐的第三届大格里姆斯比国际歌唱比赛正待揭晓。(祖慰《中国人——“属皮球”的曹群之二》)

这里,前三个句子都是名词性非主谓句。如果改用主谓句,势必增加不少文字:

事情发生地英国。这里是格里姆斯比市政厅音乐厅。天花板下悬挂着异常辉煌的群灯,异常辉煌的群灯下悬挂着群心。……

当然,这种非主谓句只能用于书面语体,口头语体还得用主谓句。因为人们在口头上还不习惯用这样的名词性非主谓句。

在一些科技读物内,在一些教科书内,经常出现各种图表,出现符号和公式。这些,也都是书面语体的简练性所决定的。这里不一一赘言。

规整性、精确性、视觉性和简练性,是书面语体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书面语体的本质。至于用语音讲出来还是用文字写出来,只是一种现象,口头语体可以有它的书面形式,书面语体也可以有它的口头形式。明确了这一点,对下面一段文字作出判断就不难了。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周恩来《悼念李公朴、闻一多词》)

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都是文化界的名人。出席追悼会的大多是文化人。而且运用书面语体要比口头语体庄重得多。交际对象、交际内容促使交际者运用书面语体。这段文字无论从上述哪一个特点来看都只能肯定为书面语体。^①

三

现代汉语书面语体应该怎样分类？

首先要说的是，传统的四分法不科学。从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开始，到目前高校统编教材《现代汉语》的修辞部分，几乎都把书面语体分为政论语体、公文语体（或事务语体）、科学语体（或科技语体）、文艺语体四种，我们认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是由交际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两种相对的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科学语体、文艺语体是由交际领域不同而形成的四种平行的语体。^②分类的标准不同，结果就不同。因此，上述两种分类，可能有交叉的情况。政论语体、科学语体、文艺语体和口头语体的交叉都常有例子可见，限于篇幅，我们仅举科学语体与口头语体交叉一例：

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古音实在的调儿是怎么样，可是对于我们研究在调类的关系啊，在理论上反而是一种方便，你不知道是怎么读的，所以古的四声就变成一个抽象的字的分类了。字的分类是“天、高、他、飞、初”这些都是一类，不光是在北京是一类啊，在别的地方也是一类，也是搁在一块儿的。他念的声音也许不同，你不用走很远，北京走到天津，他们把〔55:〕念成〔11:〕，可是还是同类。（赵元任《语言问题》）

例子摘自学术著作，讲的是四声问题。除了“古音、四声、调类”等语言学学术语和几个符号外，“调儿、方便、不光、别、搁、一块儿、也许”等都是口语词。“字的分类是……都是一类”、“你不用走很远”又是口语句式，疑问词、语气词也用得较多，应该看作是科学语体和口头语体的交叉。

既然现代汉语书面语体不能分为政论、公文、科学、文艺四种语体，又该怎样分类呢？

运用书面语体进行交际，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传递信息者不能直接面对面的把信息传给接收信息者，而且有时连接收信息者是谁也不得而知。但是，传递者必须考虑信息的时效。一种是要接收者把信息立即消化、吸收，甚至作出反应，有较强的时效性；另一种就不同，时效性较弱，准备让接收者用充裕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从而使接收者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根据时效性的强弱，我们把现代汉语书面语体分为简明语体和详密语体两种。

简明语体交际的内容比较简单，要求信息接受得快，言语形式只能是少而精，接收者可以用最少的时间不加思索地消化并吸收新的信息，最典型的是生活电报。如“母病速归”四个字，十分明确地告诉接收者“母亲病了，赶快回来”的信息。其中用了三个单音节的文言词，简练之极！标语也是典型的简明语体。如“交通法规，生命之友”八个字，极其明白地告诉接收者一个信息：遵守交通法规跟保障生命安全的关系十分密切。一般的命令、公告、启事、广告文字、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文的内容提要、辞书中的凡例和释义文字，也用简明语体。推而广之，那些以条文为主体的规则、合同、协议书、倡议书以至法律文字，从言语片段看，一条一个内容，简单明了，当然也是用简明语体。

详密语体交际的内容比较复杂，不要求信息接受得快，要求用充裕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信息。信息量大，是详密语体的一个特点。尽管传递者希望接收者都能把信息接受下来，但是由于人们的社会经历和文化修养的差异，接收者只能接受自己需要的或与自身固有观念一致的信息；有时不同的接收者对同一个信息理解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然而每一个接收者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受信息。接收者的理解与传递者的原意存在差异，这就叫做“还原差异”。对详密语体说来，“还原差异”

^① 胡裕树、宗适虎《修辞学与语体学》认为这段文字是口头语体，只是“具有书面语体的某些特征”。《语体论》（1987）第4—5页。

^② 参见拙作《语体二题》，《语体论》第42—45页。

的现象并不罕见。通常读到的文章，一条新闻也好，一篇评论也好，一段小说也好，一章教材也好，都运用详密语体。

那末，简明语体和详密语体在语言运用上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表现在语段的运用上。简明语体由于交际的内容比较简单，言语少而精，运用的语段层次比较少；详密语体由于交际的内容比较复杂，言语叙说比较详尽或周密，运用的语段层次比较多，经常出现结构复杂的多重语段。其次表现在语气的运用上。简明语体多用肯定的陈述语气，一般不用疑问语气，句末不用语气词；详密语体根据交际需要运用各种不同语气，句末可用不同的语气词。再次表现在语句结构的运用上。简明语体多用联合结构尤其是（并列的词语、分句），少用多层次的偏正结构（偏正短语、偏正复句）；多用单句（尤其是非主谓句），少用复句（尤其是多重复句）。详密语体综合运用各种句法结构，句型、句式多样化，以利于表达比较复杂的交际内容。